

顏純鈞：  
《天譴》



出版資料：  
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  
一九九二年。

《天譴》共收輯了十四篇短篇小說。雖然有不少作品涉及社會和政治問題，但作者對生命和人性的深遠刻劃才是其作品感人之處。

在內地文藝教育的影響下，不少中國南來的作家仍將寫作規限在批判社會的範疇內。但顏純鈞淡化政治色彩的寫作特色，意在強調理性的思考。〈眼睛〉中的一段「文革」恩仇、〈團圓〉中因偷渡造成的家庭悲劇、〈彼岸〉的香港黑市居民等小說，在題材上原本帶有濃厚的社會和政治色彩，但作者卻避開了煽情的手法，反而著力於人性的描畫。〈眼睛〉中的「我」被刺瞎眼後，因一段仇恨得到了結而感到欣慰。這種寬容的態度比憤臂疾呼的激情更富「人性」和「理性」。

淡化批判的態度並不是刻意逃避或「大事化小」地簡化問題的複雜性。相反，作者將視野放在另一個更宏大的範疇——生命。〈團圓〉中老人在最後一段的說話，說出社會上有太多客觀條件的限制並非在人的控制範圍內，而正確的生活態度便是從經驗中學習，為現在和未來積極，沉溺在過去是無意義的。

小說中那種對生活的包容是經過痛苦和死亡，才會領會生命的可貴。〈生死證明〉中的「我」，在腹中胎兒死後才感到完全擺脫舊男友的陰影；〈天譴〉中弟弟的死亡，對他本人和「我」都是一種解脫。他不需再受「戀姊」的心理折磨，而「我」在最後一段中亦表達出她對自己的感情問題有所領悟。死亡對於他們成了一種啓蒙。  
(紹藻)

參考資料：

1. 王瑛：〈現代的困惑——讀顏純鈞的「天譴」〉，《星島日報》，「文藝氣象」，一九九二年六月三日。
2. 璧華：〈篇篇皆具新意的短篇小說集——評顏純鈞新作《天譴》〉，《香港文學》，第九十二期，一九九二年八月，第十六至十八頁。